

胶衣娃娃：骇人听闻的富豪之「趣」

要说有哪些职业见识的人性黑暗面多，那我做的就算一个。

我是给有钱老板当司机的，老板们去了哪些地方，见过什么人，做了什么事儿，说了什么话，我都知道，对一些人性的阴暗和肮脏龌龊之事也是见怪不怪了。

我的前老板姓张，他是我们这个超 100 万人口大县的县城首富。为人歹毒、跋扈，为了利益心狠手辣，得罪了不少人。

张老板几年前死于一场车祸，当时我也在车上，意外逃生。

老板娘觉得我福大命大，就让我留了下来，搬去城里她儿子小张老板的别墅，继续给小老板当司机。

有钱人家的司机可不是那么好当的，稍不注意就会被换掉。因为我懂得察言观色，什么时候该说话，什么时候该闭嘴，小老板也对我信任有加。

这小老板真是「青出于蓝胜于蓝」，生意场上的手段比他爸还狠、还龌龊，更令人作呕的是，他在那方面有着特殊的癖好。

小老板跟他爸一样，也是死于非命。

死时躺在床上，没穿衣服，明眼人一看就是玩大了，窒息式死亡，死状十分诡异。

其实这事儿报警让法医一查就知道死因了，但老板娘觉得面子上挂不住，儿子的死法太变态，影响不好，就不让报警。但她想到小老板平日里的恶行，又觉得这事儿有蹊跷，于是让我私下查一下。

小老板平时都做了哪些见不得人的事儿，老板娘也大概知道一些，因为娇惯纵容，平时也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

但老板娘不知道的是，小老板其实在家里还养了一个「胶衣娃娃」，养了整整两年，跟他朝夕相处。

我发现小老板死后，那个胶衣娃娃就不见了，但是我没有告诉老板娘。

可能你第一次听说「胶衣娃娃」这个词，说起来挺变态的，就是让真人扮成娃娃被当作发泄用的性奴。

我怀疑第一次撞见小老板和胶衣娃娃不堪的一幕，是小老板故意的。他就是为了让我接受他的变态嗜好，成为他的「帮手」。

我见过那个姑娘好多次，小老板让她穿着黑色乳胶制成的紧身连体衣，还戴着头套，像个玩具娃娃似的一动不动，准备随时接受小老板的命令。

她要像个物品般站在客厅转角楼梯上，等着小老板回家，在家「待命」。

不知道的人会以为这是个人形雕塑，实际上等小老板回家后就会给她发布各种「指令」，供小老板发泄。

如果胶衣娃娃没有满足小老板的要求，还要接受「惩罚」，被关进特制的铁笼里，或像一只狗一样在地上爬。

有一次，小老板想把胶衣娃娃带出去玩，竟然买回来一个特制大箱子，将她装了进去。那个娃娃也没反抗，就在车的后备厢里蜷缩了快一个小时，差点没被闷死。

我不知道那个姑娘是不是为了钱，自愿和小老板搞在一起的，但我知道，当初她是被小老板花钱买回来的。

在她还是个正常姑娘的时候，我也见过她，清纯又漂亮。一双大眼睛扑闪扑闪，标准的鹅蛋脸，鼻子高挺，留着一头乌黑亮丽的秀发。

她叫王小颖，是我陪着小老板从王小颖姑姑家接回来的，本来说是要接回来做保姆，没多久我就撞见了不堪的一幕，发现小老板把她变成了玩具。

那之后，小老板在我面前不再藏着掖着，带王小颖出去的时候也会让我开车。

现在，直觉告诉我，小老板的死很有可能和这个王小颖有关。

我凭借着印象找到了王小颖的姑姑家，那是一个名牌大学附近的小区。

给我开门的是王小颖的姑父，七十多岁、不修边幅的李老头。

李老头邀请我进去，满脸谄媚的笑，以为小老板又惦记上了小王小颖 4 岁的妹妹，问要不要去寄宿学校看看那个孩子。

当我说王小颖从小老板家跑了后，他气得跳脚，就怕小老板跟他要回卖人的钱，那五万块早被他花光了。

王小颖和妹妹是从偏远山村投奔姑姑来的，结果被姑父李老头卖给了小老板。

我问李老头，除了他们家，王小颖是否还有别的去处，这个老人渣立马就交代了王小颖老家的地址。

我当天就买了车票，辗转去了那个位于广西的偏远山沟，打听到了王小颖的老家。果不其然，王小颖就在那个家徒四壁的破败房子里。

和第一次见面一样，王小颖还是穿着朴素的衣裤，不同的是，这么热的天气，在室内，她还戴了顶渔夫帽，见我找上了门，知道事情败露了，以为我要带她走。

她倒也没有慌张，而是十分平静地说：「这么快就找上门了。没错，他的死和我有关，但是没人能拿出证据。」

见她这么坦诚，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，也和她说了实话：「张家父子做了些什么，我都知道，我只是来弄明白真相的。」

她见事已至此，便邀请我进门，然后摘下了帽子。

帽子摘下的那一瞬间我以为自己眼花了，她的一头长发不见了，变成了光头，而且头上还有一些凹凸不平的头癣，看起来十分恶心。

王小颖看着我惊愕的反应，无奈地说：「吓到你了吧，我们这种人，也许生来就是被命运折磨的。但老天凭什么这样对我？我不甘心！」

当年，王小颖的父亲花 1200 元从人贩子手里买了她母亲，生了她和妹妹。

她们娘仨常年活在父亲的淫威下。父亲酗酒，喝多了就打老婆，就因为母亲生了两个女儿，没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，顺带还会骂两个女儿是赔钱货。

父亲像使唤牲口一样使唤母亲，不开心了就罚母亲跪在家门口，不让吃饭。有一次，他甚至把母亲的头按在滚烫的灶门上，头顶的皮都被烧焦了，从此秃了一块，看起来怪异极了。

即便是这样，父亲并未对母亲产生丝毫怜悯，反而对母亲更加看不顺眼，骂母亲是个丑八怪，不配当个女人。

折磨完母亲，父亲也不放过姐妹俩，经常给她们吃剩饭剩菜，稍有不快，也是拳打脚踢。

一次父亲躺在床上，因为嫌小颖端来的饭不好吃，他起身一脚把小颖从床边踹到了门外。

但母亲从来不反抗，也不跑，她认为这就是她的家，这就是她的命，对丈夫十分顺从。

小颖对她母亲的这一番叙述，让我想到了一个词：斯德哥尔摩综合症，被伤害者对伤害者产生的一种类似于心理疾病的情感依赖。

小颖的母亲当年被卖去了山区，逃不出去，只能认命。她常年在丈夫的淫威之下生活，用讨好丈夫的方式来换取活下来的机会，由此对丈夫产生了病态的依赖，丈夫越是对她实施虐待，她就越发离不开。

「这母女三人真是可怜。」这时起，我已经开始有些同情小颖了。

有一年，小颖的父亲借口外出打工，再也没回家。小颖本以为，噩梦终于结束，但没想到母亲开始魂不守舍，竟抛下她和妹妹去外面找父亲，再也没回来。

相较于肢体上的疼痛，饥饿更让人难以忍受。父母走后，断了经济来源，家里穷到能发光的东西只有手电筒。

没有亲戚，姐俩相依为命，去山里挖野菜吃，王小颖为了活下去，早早辍学，姐俩经常抱头痛哭。

半夜会有村里的流氓踹她家门，或翻院墙进来要欺负她们。

姐妹俩在家担惊受怕，最后只好去求助村长。可村长只能救她们一时，不能救一辈子，谁家都不富裕，谁都不想白养两个只

会吃饭，不会挣钱的孩子。

村长想办法联系到了小颖的姑姑，让姑姑把姐妹俩接走了。

姑姑虽然嫁给了城里人，但她只是个扫大街的环卫工人，拿着点儿微薄的工资。

姑父李老头七十多了，是城里的原住民，几年前死了老伴，就因为有一套房子，娶了小他二十岁的女人。

他为人吝啬恶毒，小市民的劣根性在他身上占全了。对在他家白吃白住的小颖和妹妹，从来没有好脸色。

为了减少负担，他把小颖妹妹送到了城乡结合部的一个打工子弟学校，美其名曰是送她去学习，其实就是想少个累赘，把孩子放到那之后就再也没去接回来过。

李老头原先是在名牌大学做门卫的，整天在外面吹嘘自己认识各种教授学者。他想把小颖介绍到一个退休老教授家做「伴儿」，连聘礼都谈好了，两万。

天有不测风云，没过多久，李老头的亲闺女就查出来得了尿毒症，需要大笔的治疗费。李老头也正是从病房家属嘴里知道了小张老板家缺个保姆，就要 18、9 岁的漂亮姑娘。

于是王小颖在不知情下被卖了。

讲到这里，我看见王小颖的眼泪在眼眶打转，看得出来，她的情绪有些激动。她停顿了一下，接着说：「如果有别的选择，如果我知道自己接下来的遭遇，我就是带着妹妹去要饭，也不

会去张家。姑父说去有钱人家当保姆，工资高，还包吃住，为了给姑姑减轻负担，给妹妹攒继续读书的钱，我才去的。」

「如果我不那么傻，也不会对那个人渣死心塌地，也不会被当成一个玩物被玩弄。」

说到这里，王小颖的身子明显在发颤，其实她不知道，她是被李老头「按斤」卖给小老板的。

那天她被接上车后，李老头在屋里直嘬牙花子，埋怨王小颖走之前喝水喝少了，害得他亏了好几百块钱。而这一切，都被我看到了。

「那来到张家之后呢？为什么会变成那样？是你自愿的吗？」我问她，这也是我一直以来的疑惑。

小颖叹了口气，她接下来所讲的事情，如果不是我亲耳听到，是不会相信人能「渣」到那种地步的。

在刚进入张家的小颖眼中，小老板是个温柔体贴，幽默风趣的好男人。这个男人关心她，爱护她，让她以为自己是童话里苦尽甘来的灰姑娘。

得知小颖的身世后，小老板「动情地」拉着她的手说：「你以前吃的苦都结束了，以后就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，我会保护你，不让你再受欺负。」

那一刻，小颖感受到了家的温暖，小老板让她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好人。

我听到这里就知道，小颖被小老板的甜言蜜语给骗了。那个生意场上心狠手辣、手段下作、换女人如换衣服的小张老板，怎么会是一个大善人呢。

这一切都是小老板提前谋划好的，这世上没有无缘无故的好，更何况是一个陌生人。

这也是为什么小老板要选一个乡下小姑娘做小保姆的原因：太容易洗脑了。

果然，小颖在小老板糖衣炮弹的攻击下，失去了防备心。接下来，小老板就开始向她灌输一些观念。

小老板告诉小颖，做人一定要懂得感恩，懂得知足，暗示自己对小颖好，小颖也要回报她，满足他的要求。

慢慢地，小老板提出一些奇怪的需求，比如让小颖叫他「主人」，比如让小颖闻他的袜子和内衣，比如让小颖穿上女仆装和他发生关系。

一开始，小颖也会感到疑惑，想要拒绝。这时候小老板就会责备小颖：「我对你这么好，怎么会害你呢？我是爱你才会这样要求你。这个世界上，除了我，谁会爱你这种人呢？如果你不听话，我就不会再像这样爱你了。」

这行为就是赤裸裸的 PUA，先对人好，获取对方的信任，让对方对其产生依赖，然后用言语或是行动来打击对方的自信心，从而达到控制对方的目的。

当人迫切想要爱时，最容易受骗，最容易被驯化。就这样，小颖一步步落入了小老板为她设下的陷阱，成为了小老板的玩物。

小老板也为小颖制定出一套「驯养计划」。小颖什么时候喝水，什么时候吃饭，什么时候上厕所，甚至连脸上应该是什么表情都要听小老板的指示。

如果有特殊需求，需要向小老板报备，否则就会遭受惩罚。

而惩罚也是惨无人道的，断食断水、不让上厕所、罚站等，虐待的手法应有尽有。而小颖在那个封闭的环境里，竟然接受了这一切。

那时候的她误以为自己找到了终身归宿，觉得自己爱这个人，就应该满足他的所有要求。同时，她也害怕失去小老板的爱。

在小老板的洗脑下，她的思想逐渐被控制，慢慢变得对小老板言听计从，每天乖乖守在家中，等着小老板回家。

小老板开始变本加厉，从最初的试探，到本质暴露，到最终流露出特殊的性癖好。

有一天，小老板拿出了一套奇特的衣服让小颖穿上，说这是他专门为小颖定制的，如果小颖穿上了，会更性感，他会更爱小颖。

那是一件用乳胶制成的连体衣和一个同样材质的头套，表面有金属般的光泽度，像塑身衣一样，十分贴身。

为了观赏起来更有视觉冲击力，小老板还在衣服里做了填充。

在小众性癖好圈子里有一个词叫 ASFR（alternative sexual fetish robots），大概意思就是对类似于机器人的真人会产生欲望。

而小老板就是这种特殊癖好的爱好者，同时他也是一个施虐者。

他先前所做的一切，都是为了获得一个身心都属于自己的「胶衣娃娃」，把小颖驯化成一个「物品」，通过训练，让她变成听从指令的机器人，没有自己的思想，被豢养、被玩弄。

因为材质的原因，胶衣很难穿上和脱下。刚开始，小颖不习惯，觉得穿上难受，不想长时间穿在身上，提出想要脱下胶衣，结果遭到了小老板的好一顿虐待，

那次，他把小颖捆绑在床上，拿出特制的皮鞭和蜡烛。小颖被吓坏了，她并不是一个真正的受虐者，并没有从中获得过丝毫快感。

小老板威胁她，说如果她再不听话，就会失去自己的爱。小颖从小老板的眼中看出来残忍和冷漠，误以为是因为自己「无理」的要求让小老板伤心，从那以后，小颖再也没有提过任何想法。

小老板得逞了，小颖全身心地被他控制住，配合小老板穿上了各种款式的胶衣。

小颖在胶衣里面待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从一开始的四五个小时，变为一整天，有时甚至三五天才脱一次。

因为胶衣和头套是封闭的，小颖只能借助工具进食或上厕所，这对于一个正常人来说是十分痛苦的。

小老板不断给小颖洗脑、发号施令，让她变得听话、顺从，渐渐放下了作为人的尊严。

听到这里，我不禁皱起眉头，有点生理反胃，到底是多变态的人才做出这种残忍的事情。

那胶衣虽然有透气孔，但长时间穿在身上一定会很难受。人身体内有自然的分泌物，要进行新陈代谢，才能保持细胞的鲜活，如果长期这样，肯定会对身体有损害。

自然，闷在胶衣里面十分难受，冬天还好，夏天的时候简直透不过气，感觉身体的每个毛孔都被堵住了。

你们知道被水泡发过的尸体吗？汗水积攒在衣服里面，时间一长就会把人表皮泡得发白，发胀。

小颖身体上的皮肤经常溃烂、发炎。后来为了保持胶衣内部的清洁，防止滋长细菌，不妨碍穿衣效果，小老板又让小颖剃掉了身上的所有毛发，包括她的头发，然后在胶衣内部涂上特殊的抑菌乳膏。

小颖指了指自己的头，说：「瞧，我傻到被剃光了头发，这就是那胶衣头套给我留下的。」

小颖头上的头癣就是这样留下的。头皮闷久了开始发红发炎，因为要反复套上头套，病情也就反复发作。

她一把扯开胸前的扣子，露出白花花胸口上刺眼的瘢痕给我看，那都是她受苦的证明。

我不忍直视，转过头去。

更可恶的是，小老板把「驯化」小颖的过程放在一个论坛里，帖子的名字叫「娃娃养成记」，把小颖的很多私密照片和不雅视频也都放在了网上，其中不乏一些羞耻的内容和异常的举动。

单纯的小颖没有想到，她和小老板亲密的瞬间会有一天被泄露出去。

这个连载的帖子在论坛上火了起来，得到了很多 ASFR 爱好者的关注和点赞。

培养第一个胶衣娃娃获得了成功，小老板想拥有第二个，第三个。因为帖子在论坛里的热度，有一些有着同样特殊性癖好的人主动找到了小老板，主动要求成为他的胶衣娃娃。

小老板心里得到了极大的满足。小颖虽然被调教得比较听话，但这种后天培养出来的还是缺少一些「天然的奴性」，所以小老板开始偶尔带回几个自愿做他胶衣娃娃的人，开启了更无底线的荒淫。

小颖感到了背叛、产生了愤怒，她把小老板当作她的唯一，但她对于小老板来说不过是众多玩物中的一个罢了。

但为了不被抛弃，小颖一直卑微地忍受着。

而小老板没有放过小颖，他要继续在小颖身上开发她的受虐倾向。

小老板不知道，小颖根本没有被彻底「驯化」，她的配合是因为对爱与温暖的渴望。一旦小颖发现小老板背叛了她的真情，她就不会再继续付出了。

小老板对小颖的施虐变本加厉，越来越不把她当个人看待。

有一次，小老板为了吃煮鹅蛋，把蛋敲在小颖头上，没有把蛋壳砸碎，他就一次次地敲，把小颖的头当成了磕蛋工具，他眼中的无情让小颖感到害怕与绝望。

小颖想到自己那可怜的母亲，她现在的样子和当年母亲被父亲按在灶台上施暴有什么区别？

让小颖彻底觉醒的是，来自一个自愿上门的「胶衣娃娃」的嘲讽，「你就是帖子里的那个试验品啊，张少真有本事，能把一个无脑小白变成乖乖地『奴』。」

小颖至此才意识到，一切都是假象，小老板对她的感情、爱护，全是假的，她只是个玩物，而且是被当成试验品的玩物！

她的所有表现都被记录了下来，成了「娃娃养成记」里的下贱女主角，变成了被公开观摩与耻笑的热门话题。

欺骗、绝望、玩弄，每一个词都像一把锤子，砸在小颖心上。

她去找小老板理论，却得到了更让她伤心欲绝地回复：你是我花 5 万块买来的，想走也行，留下 10 万块，不然白养你这么久。看看你在照片和视频里的贱样，想让更多人知道吗？

「于是你为了报复，把他杀了？」我问道。

小颖摇摇头，说：「我没有动手，都是他咎由自取。」

当小颖发现想要离开小老板根本不可能后，她想到了死。

但是妹妹怎么办？姑父会不会对妹妹下手？自己一走了之，留着妹妹自己在这世界上受苦吗？

姑姑根本不会管她的，否则也不会把妹妹扔在寄宿学校里从不接回来，更不会在姑父卖掉自己那天躲起来。

只有小老板死了，一切才会结束。

当小颖再一次受到了赤裸裸的虐待和侮辱，她决定报复。

她想到了「性窒息」。小老板曾经在无数次的施虐中捂住她的口鼻，甚至将她放在乳胶真空床里，然后抽光其中的空气，让她在真空环境中体会被压迫和窒息的快感。

这是一种很危险的玩法，稍不注意可能就会命丧黄泉。那种垂死挣扎的状态，让小颖好几次觉得自己要死了。

如果小老板他自己「玩死」自己呢？

也许这是他应得的最好下场！在无人知晓的情况下，她不能成为直接的杀人犯。于是小颖变得假装顺从、十分听话，继续配合小老板的需求。

在一天夜里，她挑唆小老板，尝试玩性窒息游戏。

「在窒息中获得快感，获得高潮，很刺激的，主人您也试一下，您一定会爱上那种滋味儿的。」小颖诱惑小老板。

小老板本来就是喜欢追求刺激的人，当他以为彻底征服了小颖，并且以为小颖尝到了变态的甜头后，答应尝试一把。

在小颖的帮助下，他兴奋地用保鲜膜束缚住了一只手、两只脚，把一个塑料袋套在了头上，在真空缺氧状态和感官刺激下，越玩越嗨。

小颖在一旁眼看着他在高潮中窒息，在挣扎中死亡。

听完小颖的话，我一声叹息。终于搞清楚了事情的真相，可以回去向老板娘交差了。

但我并不打算让小颖暴露，我会一辈子将真相吞在肚子里，告诉老板娘：小老板是性变态，是自己把自己给玩儿死的。

我可怜小颖，如果我的外甥女还活着，应该跟她一样大了。

当我告诉小颖，我不会带她走时，她在错愕中留下了泪水，虚弱地蹲在了地上。

我给她留下了一些钱，让她先去别的地方待一阵子，避避风头，防止李老头找上门。

我又问了她妹妹所在的学校，告诉她，让她放心，我会帮她把妹妹接出来。

等我把自己的事情处理完了，就送她们两姐妹去我山东老家。那有个港口工程技术学校，她们可以继续上学。

临走之前，小颖问我为什么帮她，我说，因为我也是个受害者。

我离开那个偏僻的小山村，回到那座城市的时候，看到一座座霓虹闪烁的高楼大厦，想起小颖和我讲述的一切，想起我的家人，不禁在心里骂这个世界的不公和无耻。

当晚，我给老板娘打了个电话，一改往日卑躬屈膝的态度：「胡翠萍，你儿子的死就是意外，他是个人渣，是个性变态！他就是自己把自己给玩死的，他活该！你们张家活该断子绝孙！你还想继续查吗？我可以让全国人都知道他是怎么死的。」

这是我第一次跟老板娘说重话，她在电话那头疯了，对我破口大骂，骂我是个白眼狼，骂我是狗娘养的。

我任由她骂了半小时也没挂电话，我等的就是这一天，我等着看她发疯、崩溃。

等她骂够了，才说：「你儿子这些年做了多少丧尽天良的事儿，你心知肚明。三年前，你儿子在马路上飙车撞死了一个女人，是我帮他处理了后面的麻烦，我差点就替他去坐了牢。这是他的报应！」

在电话那头的歇斯底里中，我继续说道：「我再和你说个事儿吧，你丈夫的死，不是意外。」

我带着积压已久的愤怒与哀伤，忍着泪水，对着电话说：「你记得 12 年前你们家在县城建的那个商场塌了吗？当场砸死了一个才 6 岁的小女孩，那是我亲姐姐的女儿。」

我闭上眼睛，小外甥女抱着我的腿撒娇喊舅舅的景象又浮现了出来。

「你们花钱到处托关系，对外说是意外，但明明是你们建楼时偷工减料、用了大量垃圾原材料，质量不过关。因为你们的恶，害死了我外甥女，我姐姐几年后因丧女之痛也死了。我来张家当司机，就是想找到证据为她们娘俩报仇。但无奈这么多年，当年的证据早就被销毁了，我差点以为是自己想错了。但张老板在一次醉酒后说了实话，我才确定了当年的塌楼事件根本不是意外！」

老板娘尖叫着质问我：「你想干什么？！」

「当然是报仇了，既然张老板能让我的家人死于意外，那我也能让他死于意外。不然，你以为我真的是运气好，能逃出生天，在渣土车追尾意外中活下来吗？」

看到这里，一定会有人问我，为什么我会在大老板死后还选择留下来。那是因为我看到了小老板也作了太多的恶。

他为人行事更加狠毒，做的那些事更无人性、残忍无比，害了很多，无数条生命直接或者间接死在了他的手上。

小颖的出现是意料之外的，就算是她不动手，迟早有一天我也会动手的。

挂完电话，我一身轻松，故事讲完了，我要马上去把小颖的妹妹接走。

把她们安顿好后，我生而为人的使命也终于完成了。

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，版权归 www.zhihu.com 所有